

呂思勉全集

19

呂思勉全集

19

論詩

宋代文學

中國文學史選文

國文選文

《古文觀止》評講錄



本 冊 總 目

論詩	1
宋代文學	43
中國文學史選文	103
國文選文	211
《古文觀止》評講錄	395

論

詩

前 言

《論詩》系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五年間呂思勉先生在江蘇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任教時的講義，現存油印稿一冊。先生講授中國文學史，分韻文和散文兩部分，《論詩》即中國文學史的韻文部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由先生之女呂翼仁先生將《論詩》的“評述”部分整理校訂，分四期發表於《江西詩詞》上（一九九二年第一、二、三、四期，未刊選詩原文）。《論詩》的“評述”部分曾收入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呂思勉遺文集》（一九九七年九月出版，也未刊選詩原文），後全文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呂思勉文集”《文學與文選四種》^①（二〇一〇年六月出版）。此次我們將《論詩》編入《呂思勉全集》重印出版，依原油印講義進行整理校對，按原順序先“選詩”後“評述”排印，僅訂正了錯字和刊誤，其餘均照原稿付印。

李永圻 張耕華
二〇一四年八月

^① 即呂先生的《宋代文學》、《論詩》、《中國文學史選文》和《國文選文》四種著述的合刊。

論 詩

詩者韻文之一，其原出於謠，其音節出於自然，是爲天籟。以謠辭合樂則爲歌，歌辭稱詩。韻文可分歌與賦二大類，歌者可合樂者也，不歌而誦謂之賦。

詩之起原不必鑿指其在何時，必欲說之，亦只可曰詩與人之能發聲爲謠同時並起耳。今《五經》中之詩，大抵皆周代之作。古文家以《商頌》爲作於商時，鄭《譜》謂成湯、中宗、高宗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是也。今文家則以爲正考父作。《商頌》辭並不古，今文之說爲是。商周以前之詩，見於書者，如“明良喜起”之歌，辭亦不古，與《書·大傳》所載之《卿云歌》，《史記·伯夷列傳》所載之軼詩等，皆未必真爲舜與皋陶、伯夷之作，惟《郊特牲》所載伊耆氏《蜡辭》，其辭較古，說伊耆氏者，或以爲神農，或以爲堯，雖難質言，要必爲較古之作品矣。

周代之詩可見者，即今之《詩經》。此體在後世已不能仿效，然其風、雅、頌三體及賦、比、興之義，則仍爲學詩者所宜知。案《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此言詩之起原，由於人之生理及心理之作用也。又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此言詩之用也。其論風、雅、頌及賦、比、興云：“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化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則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

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數語說得不甚清楚，《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較明白，蓋魯詩義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詩序》即以風、小雅、大雅、頌爲四始。《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此魯詩義也。吾頗疑《詩序》“是謂四始”之上有脫文，鄭玄隨文說之，又牽合《周禮》，以風、雅、頌與賦、比、興並列爲六義，殊不可通。然其論詩之起源、效用，及說風、雅、頌之定義，則大致皆是，蓋三家舊說也。魏源說。

風、雅、頌與賦、比、興理論上不能並列。《正義》云：“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并爲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爲義，非別有篇卷也。《鄭志》張逸問：何詩近於比、賦、興。答曰：比、賦、興，吳札觀詩，已不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興。逸見風、雅、頌有分段，以爲比、賦、興亦有分段，謂有全篇爲比，全篇爲興，欲鄭指摘言之。鄭以比、賦、興者，直是文辭之異，非篇卷之別，故遠言從本來不別之意，言吳札觀詩已不歌，明其先無別體，不可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明其先無別體，不可分也。元來合而不分，今日難復摘別也。言篇中義多興者，以《毛傳》於諸篇之中，每言興也。以興在篇中，明比、賦亦在篇中，故以興顯比、賦也。若然，比、賦、興元來不分，則惟有風、雅、頌三詩而已。《藝論》云：“至周分爲六詩者，據《周禮》六詩之文而言之耳，非謂篇卷也。或以爲鄭云孔子已合於風、雅、頌中，則孔子以前未合之時，比、賦、興別爲篇卷；若然，則離其章句，析其文辭，樂不可歌，文不可誦，且風、雅、頌以比、賦、興爲體，若比、賦、興別爲篇卷，則無風、雅、頌矣。”案：鄭意明謂“周時詩分爲六，吳札時其別已不可考，孔子錄詩文，合比、賦於風、雅、頌，故今難復摘別，據《毛傳》亦惟可考見其所謂興者耳”。《正義》必謂“鄭意亦謂別無篇卷”，殊屬勉強。詩之分法，隨人所爲，孔子分爲三，後人亦但能分爲三。焉知作《周禮》者不別有一法焉，分之爲六乎？凡事實不能盡合論理，後人斤斤然謂比、賦、興不能別有篇卷者，以爲如此則不合論理耳。然安知古代必無不合論理之事乎？或孔子正以其不合論理而改之。《周禮》原文曰：“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

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安知彼當日不有以六詩分配六德六律之法哉？《正義》之質言，固不如《鄭志》之闕疑矣。然考《周禮》之六詩，自爲一事，吾儕今日論詩又爲一事。考《周禮》之六詩，固宜守疑事毋質之義，吾儕今日論詩，則自以守“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之說爲較合於論理也。要而言之，則賦、比、興者，詩之三法也。鄭注《周禮》云：“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又引鄭司農說云：“比者，比方於物也；興者，托事於物。”古人言詩，好索令政治，此自釋經之體宜然。若論文學，則但取仲師之說足矣。予更爲直截爽快之說曰：賦者，直陳其事；比者，意在此而言彼；興者，先言彼而後及此也。如實稱人之美，爲賦；稱花之美而意實在人，爲比；言花而後及人，則爲興矣。

詩之用在能感動人情，及自言其情。《公羊》宣十五年何注：“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蓋人在社會之中，因種種牽制，真正言論自由之地頗少，且亦可謂絕無。故採取輿論，茲不能得真正之民意。惟詩歌等類，則言者無罪，故得以自陳其情，而聞之者，卻可以隱喻其衷曲焉。古代觀民風，必陳詩者以此。夫欲求社會之安平，首貴人人無不合理之行動，而欲求人人無不合理之行動，恃刑驅勢迫，固有所不能，即恃輿論之監督，道德之制裁，亦尚苦其不足。何者？人情據非其所則不安，即能勉強於一時，終不可以持久也。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又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誠出於感情之所不欲爲，則雖強之而亦有不爲者矣，更無慮其不能持久矣。文學之大用在此，詩亦其一也。古人論詩雖備於一方面，吾人固可推廣其意，以識詩之全體大用矣。

詩與樂相連帶，故恒隨樂爲變遷。論詩之起源，本先有人口中之謠，乃因其音節以作樂。然樂之既成，則因其本與詩相依倚，故樂律音節之改變，自以足致詩體之改變。詩固樂曲之歌詞也。然人類歌唱之音節，非有新分子自外加入，恒只能漸變而不能驟變。故吾國歷代，每當詩體改變之際，必爲樂律改變之時，而音樂改變之時，又必承外國樂輸入之後，殆千載如一轍。

《孔子世家》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則孔子時，詩固皆可合樂。然至漢代制氏雅樂，既莫能用，漢武帝別立樂府，集趙、

代、秦、楚之謳，使李延年協其律，見《漢書·禮樂志》。而音樂大起變化，而詩境亦隨之變化矣。愚案：中國古代之詩，似可分為兩種，一詩經，一楚辭也。詩經一類以四言為主，三言、五言、六言、七言皆居少數，至八言、九言，則其實當分作兩句讀也。楚辭一類以七言為主，間雜其他之句，而三言最多。吾國古代語分楚夏，得毋歌辭亦有楚夏二系邪？今難質言。然漢高、項羽皆楚人，漢高所作《大風歌》，項羽所作拔山歌，固皆三言、七言也。《安世樂》原於《房中歌》，《房中歌》為唐山夫人作，亦有三言。要之，最適於中國人口中之音節者，為（一）五言，（二）七言，（三）三、七言三種。其在漢代，五言古詩，則承《詩經》而發達者也；樂府，則承楚辭一派而發達者也。

樂府本官署之名，所採之曲，蓋亦民間所固有，然其後樂調既立，文人依其調以作辭，則又變為詩體之名矣。四言之變為五言，蓋因言語發達，人口中音節，與古殊異之故。漢時作四言詩者，其道已窮。今所傳韋孟《諷諫詩》，蓋實其後人所偽作，然要為漢代作品。了無精神，足以知之。若漢高《為戚夫人之歌》，魏武之《短歌行》，則名雖四言，實則樂府也。

今試將兩較如下。

韋孟《諷諫詩》

肅肅我祖，國自豕韋。黼衣朱黻，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維光。至於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實絕我邦。我邦既絕，厥政斯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羣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墜。我祖斯微，遷於彭城。在予小子，勤唉厥生。厄此嫚秦，耒耜斯耕。悠悠嫚秦，上天不寧。乃眷南顧，授漢於京。於赫有漢，四方是征。靡適不懷，萬國攸平。乃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傳是輔。矜矜元王，恭儉靜一。惠此黎民，納彼輔弼。享國漸世，垂烈於後。乃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惟王統祀。左右陪臣，斯惟皇士。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游是娛。犬馬悠悠，是放是驅。務此鳥獸，忽此稼苗。蒸民以匱，我王以媮。所弘匪德，所親匪俊。惟囿是恢，惟諛是信。踰踰諂夫，諤諤黃髮，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追欲縱逸。嫚彼顯祖，輕此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穆穆天子，照臨下土。明明羣司，執憲靡顧。正遐由近，殆其茲怙。嗟嗟我王，曷不斯思。匪思匪監，嗣其罔則。彌彌其逸，岌岌其國。致冰匪霜，致墜匪嫚。瞻惟我王，時靡不練。興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穆以霸。歲月其徂，年其

逮考。於赫君子，庶顯於後。我王如何，曾不斯覽。黃髮不近，胡不時鑒！

漢高祖《爲戚夫人楚歌》

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

魏武帝《短行歌》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幽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宴，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古詩必五言，然樂府亦非無五言者，而二者又恒混合不別，欲別之在其內容，不在其形式也。沈德潛曰：“風騷既息，漢人代興，五言爲標準矣。就五言中較然兩體：蘇李贈答、無名氏十九首，古詩體也。廬江小吏妻、羽林郎、陌上桑之類，樂府體也。”今案：《古詩十九首》中第一首：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游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溫柔敦厚，純乎三百篇之旨矣。然如其第十三、十四兩首：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紬與素。

去者日以疏，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犁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間，欲歸道無因。

杼軸純乎樂府矣。大抵古詩和平，樂府較激壯也。又樂府之詞較古詩爲質，其意旨似可解不可解處亦較多，因之較古詩更近謠辭也。如古辭：

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夙昔夢見之。夢見在我旁，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可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

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全係習熟之詞，信口噴薄而出。就中如“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等爲漢人常見之句，知其聯綴，更無他意，只在喉吻間熟，其詩在口中，不在紙上也。古詩首句，多與下文若不相屬者以此。如《孔雀東南飛》等，皆是其紙上之意，義若不聯貫，其口中之音節，則極和諧也。又樂府設想，往往極奇，古詩則貴平正。如“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鱖，相教慎出入”，此等設想，古詩中無之。其有之，則係效樂府者。古詩只可抒情，而樂府則長敘事。《孔雀東南飛》太長，今舉下兩篇爲例：

上山採蘼蕪

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閤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陌上桑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爲籠繫，桂枝爲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細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幘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值千萬餘。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爲人潔白晳，鬋鬋頗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

此詩自“但坐觀羅敷”以上爲一解，“羅敷自有夫”以上爲一解。樂府之解，即詩之分章也。又如：

出東門

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悵欲悲。盎中無斗儲，還視桁上無懸衣。拔劍出門去，兒女牽衣啼。他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共鋪糜。共鋪糜，上

用倉浪天故，下爲黃口小兒。今時清廉，難犯教言，君復自愛莫爲非。今時清廉，難犯教言，君復自愛莫爲非。行！吾去爲遲，平慎行，望君歸。

竟與白話無異。樂府中最質樸者，爲《雁門太守行》，然在當時，亦被弦管也。唐人如白居易等所作新樂府，即未必可被弦管矣。

樂府之三字者，如《郊祀歌》是。四言者，如《來日大難》是。三七言者，如《盤中詩》等是。又如：“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思念故鄉，鬱鬱累累。欲歸家無人，欲渡河無船，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此等起句，唐人歌行尚時用之。樂府標題甚多，如“歌”、“吟”、“咏”、“怨”、“嘆”、“行”、“引”、“篇”、“曲”等皆是。其音律，自齊梁以後，又漸亡失。然今民間歌謠，其音節固極似古樂府，特無人爲之協律耳。

古詩與樂府異，貴平正淵穆，含蓄不盡。蘇、李詩吾固信爲六朝人擬作，然論其詩，則實足與十九首並稱，古詩之模範也。如：

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燕婉及良時。征夫懷遠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嘆，淚爲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試以此與杜甫之《新婚別》比較，可見古詩與樂府之別。杜陵五言，多用樂府法也，故能別開新境。古詩固貴淵穆，然亦不可無氣勢。如：

李陵《贈蘇武別》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可謂極沉鬱頓挫之致矣。古詩自漢以後當以魏晉爲一境界，宋齊以後又爲一境界。建安之詩，猶有風骨，然華藻已過漢人。晉初阮籍，猶爲漢魏雅音。至潘、陸則更以詞華勝矣。就中拔出流俗者，爲郭璞及左思。《游仙》之超逸，《咏史》之雄俊，均非余子所有。而陶詩寫景言情，平淡之中，自饒深刻之致，其詩境又非前此所有也。

曹植《雜詩》二首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迴且深。方舟安可極，離思放難任。孤雁飛南游，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托遺音。形

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轉蓬離本根，飄搖隨長風。何意回飈舉，吹我入雲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游客子，捐軀遠從戎。毛褐不掩形，薇蕢常不充。去去莫復道，沉憂令人老。

建安七子詩才，自以陳思王爲最，次之則王仲宣也。仲宣最長公議。

阮籍《咏懷》二首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二妃游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佩，婉孌有芬芳。猗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膏沐爲誰施，其雨怨朝陽。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驅馬捨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嗣宗《咏懷》，皆有寄托，其意不可盡知，亦不可鑿求也。古人有寄托之作，不可不知其有寄托，亦不可求其事以實之。

陸機《塘上行》

江籬生幽渚，微芳不足宣。被蒙風雲會，移居華池邊。發藻玉臺下，垂影滄浪泉。沾潤既已渥，結根奧且堅。四節逝不處，繁華難久鮮。淑氣與時殞，餘芳隨風捐。天道有遷易，人理無常全。男歡智傾愚，女愛哀避妍。不惜微軀退，但懼蒼蠅前。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

又《赴洛道中作》

遠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廣。振策陟崇丘，案轡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銜思往。頓轡倚嵩巖，側聽悲風響。清露墜素輝，明月一何朗。撫枕不能寐，振衣獨長想。

以此與兩漢詩較，自見其藻采漸工，造句漸巧，音調亦漸見穩順，而空靈矯健之氣漸少，質樸厚重之意漸漓矣。

潘岳《悼亡》

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凜凜涼風升，始覺夏衾單。豈曰無重纊，誰與同歲寒。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朧朧。展

轉眄枕席，長簟竟牀空。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獨無李氏靈，髣髴覩爾容。撫衿長嘆息，不覺涕沾胸。沾胸安能已，悲懷從中起。寢興目存形，遺音猶在耳。上慚東門吳，下愧蒙莊子。賦詩欲言志，此志難具紀。命也可奈何，長戚自令鄙。

左思《咏史》二首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邊城苦鳴鏑，羽翼飛京都。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鉞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郭璞《游仙詩》三首

京華游俠窟，山林隱遯棲。朱門何足榮，未若托蓬萊。臨源挹清波，陵岡掇丹萸。靈谿可潛盤，安事登雲梯。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進則保龍見，退爲觸藩羝。高蹈風塵外，長揖謝夷齊。

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雲生梁棟間，風出窻戶裏。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翹迹企潁陽，臨河思洗耳。閭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寒修時不存，要之將誰使。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放情凌霄外，嚼蘂挹飛泉。赤松臨上游，駕鴻乘紫煙。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

凡游仙詩有托而逃，貴有奇趣遐想。

陶潛《飲酒》二首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淵明寓言情於寫景，可稱獨絕，其有理致處，尤不可及，讀此兩首可見。其寫景之句，十分自然又極洗煉，實他家所無。如“平疇交遠風”，又如“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是也。其專言情之詩，孤高慷慨，亦各極其妙。

陶潛《咏貧士》

萬族各有托，孤雲獨無依。曖曖空中滅，何時見餘暉。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又《擬挽歌》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崔嵬。馬爲仰天鳴，風爲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

兩漢之詩，所以與魏晉不同者，兩漢重意，魏晉後漸重詞。兩漢古淡，魏晉以後漸趨於妍麗。兩漢以氣運詞，魏晉以後漸以詞爲累，而氣不能舉也。抑兩漢多悲憤幽怨之作，魏晉而後漸多宴集酬對之辭。一根於情，一不根於情，實其升降之所由矣。

此等變遷，實以建安爲其關鍵。然魏晉稍弱稍華耳，大體猶不失古意也。至宋以後，則雕鏤彌甚，古意寢亡矣。

宋詩顏、謝並稱，然延年雕鏤過甚，不如康樂能出以自然。

顏延年《贈王太常》

玉水記方流，琤源載圓折。蓄寶每希聲，雖祕猶彰徹。聆龍睇九泉，聞鳳窺丹穴。歷聽豈多工，唯然觀世哲。舒文廣國華，敷言遠朝列。德輝灼邦懋，芳風被鄉臺。側同幽人居，郊扉常晝閉。林間時晏開，亟迴長者轍。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靜惟泱渟化，徂生入窮節。豫往誠歡歇，悲來非樂閱。屬美謝繁翰，遙懷其短札。

延年之詩，《詩品》謂源出土衡，然土衡多偶對，好藻飾耳，鏤刻不如延年之甚。延年詩自不如康樂之自然，然厚重猶近古，康樂雖清俊，去古實彌遠矣。

謝靈運《石壁精舍還湖中作》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游子憺忘歸。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趨南逕，愉悅偃東扉。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康樂最長寫景，故與淵明並稱。然淵明即景見情，康樂純乎寫景，又其異

焉者也。惠連巧琢，質不勝文，又非康樂之儔矣。

宋詩推鮑明遠最爲矯健，樂府尤勝。

鮑照《代東門行》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零。涕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遙遙征駕遠，杳杳白日晚。居人掩閨卧，行子夜中飯。野風吹草木，行子心腸斷。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絲竹徒滿坐，憂人不解顏。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

又《擬行路難》五首

奉君金巵之美酒，璚瑁玉匣之雕琴，七綵芙蓉之羽帳，九華蒲萄之錦衾，紅顏零落歲將暮，寒光宛轉時欲沈，願君裁悲且減思，聽我抵節行路吟。不見柏梁銅雀上，寧聞古時清吹音。

洛陽名工鑄爲金博山，千斲復萬鏤。上刻秦女攜手仙，承君清夜之歡娛。列置幃裏明燭前，外發龍鱗之丹綵，內含麝芬之紫煙。如今君心一朝異，對此長嘆終百年。

璇閨玉墀上椒閣，文窓繡戶垂羅幕。中有一人字金蘭，被服纖羅采芳藿。春燕參池風散梅，開幃對景弄春爵。含歌攬涕恒抱愁，人生幾時得爲樂。寧作野中之雙鳧，不願雲間之別鶴。

瀉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嘆復坐愁。酌酒以自寬，舉杯斷絕歌路難。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

對案不能食，拔劍擊柱長嘆息。丈夫生世會幾時，安能蹀躞垂羽翼。棄置罷官去，還家自休息。朝出與親辭，暮還在親側。弄兒牀前戲，看婦機中織。自古聖賢盡貧賤，何況我輩孤且直。

此太白七古所取法也。

永明以後，漸開唐境，梁代宮體，益之浮艷，古意愈漓矣。今錄數首於下，以見其概。

謝朓《入朝曲》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帶綠水，迢遞起朱樓。飛甍夾馳道，垂楊蔭御溝。凝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輅。獻納雲臺表，功名良可收。

簡文帝《折楊柳》

楊柳亂成絲，攀折上春時。葉密鳥飛礙，風輕花落遲。城高短簫發，林空畫角悲。曲中無別意，併是爲相思。